

《隆中对》的成功与失误

梁满仓

(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,北京 100732)

摘要:《隆中对》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形势,预见到天下三分的未来,指出了实现天下三分的途径,提出了“兴复汉室”的长远任务,这是它的成功之处。“跨有荆益”是它最大的失误之处。

关键词:《隆中对》;三国;诸葛亮

中图分类号:K235 **文献标志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9-2854(2007)06-0056-07

诸葛亮的《隆中对》是一篇对三国政治格局产生巨大影响的策论文章,为后来的治史者不断地加以研究认识。在各种认识和看法中,有两种意见是较为偏颇的。一种认为,诸葛亮是先知先觉者,《隆中对》是充满天才的构想,只是刘备不听诸葛亮的话,才导致诸葛亮后来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的悲剧。还有一种认为,诸葛亮的《隆中对》是没有任何条件可以支助实现的主观愿望,他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之后,仍照旧执行他二十多年前的战略设想,实在是不度时宜,强而为之,可以说是聪明人干了糊涂事,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。笔者认为,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全面的不正确的。如何认识诸葛亮及其《隆中对》呢?认识《隆中对》首先要基于这样一个前提:诸葛亮不是神,他是一个品德出众、智谋过人、治国有方、治军有才的人。正因为如此,《隆中对》作为刘备集团的指导性的政略和战略方针,既体现了政治家的深谋远虑,以及对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发展的部分正确预见,但同时又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。

一、《隆中对》的成功之处

《隆中对》是著名的古代策论文章,它飞扬的文采、完美的形式与其深邃的思想、精辟的论述一样著名。让我们完整地领略一下它的风采:

自董卓以来,豪杰并起,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。曹操比于袁绍,则名微而众寡,然操遂能克绍,以弱为强者,非惟天时,抑亦人谋也。今操已拥百万之众,挟天子而令诸侯,此诚不可与争锋。孙权据有江东,已历三世,国险而民附,贤能为之用,此可为援而不可图也。荆州北据汉沔,利尽南海,东连吴、会,西通巴、蜀,此用武之国,而其主不能守,此殆天所以资将军,将军岂有意乎?益州险塞,沃野千里,天府之土,高祖因之以成帝业。刘璋暗弱,张鲁在北,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,智能之士思得明君,将军既帝室之胄,信义著于四海,总揽英雄,思贤如渴,若跨有荆、益,保其岩阻,西和诸戎,南抚夷、越,外结好孙权,内修政理;天下有变,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、洛,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,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?诚如是,则霸业可成,汉室可兴矣。^[1]《蜀书》卷5《诸葛亮传》

这篇长三百多字的策论文章有以下四个内容:

第一,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形势,预见到天下三分的未来。诸葛亮在隆中向刘备讲这番话时,三分的局势并不十分明显,江东地区有孙权,黄河流域有曹操,关中地区有马腾、韩遂,汉中地区有张鲁,益州有刘璋,荆州有刘表。而刘备呢?当时只是一个只有几千人马的荆州客居者而已。诸葛亮提到孙权、曹操,肯定了他们是当时天下的两极。他也提到了刘璋、刘表,但指出他们少志暗弱,必不能自守其地,荆、益二州必易其主。对于张鲁,诸葛亮只是轻描淡写一提而已,对马腾、韩遂则未提及,显然,在诸葛亮眼里,他们不但够不上天下的第三极,甚至比起刘璋、刘表来也算等而下之了。诸葛亮眼中的第三极在哪呢?从他对刘

收稿日期:2007-04-23

作者简介:梁满仓(1951-),男,河北涿州人,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,主要研究方向:魏晋南北朝史。

备的态度,从他为刘备建立霸业出谋划策的《隆中对》来看,显然是认准了刘备是堪与曹操、孙权鼎足而立的第三极。

第二,指出了实现三分的途径,这途径用四个字概括就是“避实就虚”。具体地说就是不与曹操争锋,不图谋取孙权。这个策略,是建立在对曹、孙两家力量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的,是把曹、孙两家作为天下两极看待而作合乎逻辑的选择。与谁争锋,图谋谁呢?图谋荆州刘表,并与益州刘璋争锋。只要据有荆州,刘备就有了发展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力量的基础,就有了谋取益州的根据地;只要跨有荆州、益州,天下三分的局面就形成了。避开曹、孙,谋取荆、益,这是适应当时形势的选择,是符合客观规律的选择,是明智的选择,是当时唯一有望成功的选择,也是《隆中对》最核心的要点。

第三,规划了建立霸业的战略和政略。诸葛亮在《隆中对》中提出了建立霸业的思想。儒家思想认为,尧、舜、禹三代是以王道治天下,这是儒家政治的最高层次。三代以下,霸道渐兴,其特点是注重实力、武力、权力。诸葛亮之所以提出要建立霸业,是因为他十分清楚所处的时代,这是一个中央集权瓦解的时代,一个地方实力派争夺地盘的时代,一个分裂割据的时代,一个只能谋求局部统一,再进一步实现全国统一的时代。在这个时代中,能取得局部统一,在政治上具有权力,军事上具有武力,经济上具有实力,就是实现了霸业。曹操起家最早,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,经济上兴屯田以实军资,军事上拥有雄兵数十万,可谓早就成就了霸业。孙权已历江东三世,政治上已根深蒂固,经济上“铸山为铜,煮海为盐,境内富饶,人不思乱”,军事上“兵精粮多,将士用命”^[1]《吴书》卷9《周瑜传》裴注引《江表传》,“异人辐辏,猛士如林”,^[1]《魏书》卷6《袁绍传》裴注引《献帝传》也可谓霸业已成。在这种情况下,刘备要成就霸业,必须有一套完整的、具体的政略和策略。《隆中对》对此是这样规划的:跨有荆益,利用荆州、益州的人力、物力建立雄厚的经济、军事基础。安抚荆州、益州南方的少数民族,稳定南中,开发南方,同时内修政理,建立稳固的统治。对外与孙权结好,建立孙、刘联盟,共同抗拒曹操。可以说,这是刘备建立霸业的一整套政治、经济、内政、外交的策略。

第四,提出了“兴复汉室”的长远任务。前面我们曾说过,诸葛亮的“兴复汉室”,不是要兴复桓、灵之世的汉室,而是光武帝时期那样强大、统一、安定的兴盛之世。兴复汉室最实质的内容是恢复统一,所以,兴复汉室既是号召天下的口号,也是诸葛亮追求的最终目标。正因为它是长远目标,所以诸葛亮在谈到这点时并未曾详细规划,他只是说待“天下有变”,从荆州、关中两路出兵夹击中原,灭掉曹魏。天下有变的具体内容是指什么?诸葛亮也不可能说得很具体。况且,即使是真的两路夹击中原成功,也还有与孙吴的关系问题,再下一步如何谋求全国统一,更是难以具体预见。

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英明的君主,这些君主手下有更多的谋臣智士,或君主向臣下问策,或臣下主动献计,便产生了数不清的策论文章。在这数不清的策论文章中,像《隆中对》这样的文采飞扬、结构规整、组织严密、内容丰富、具有深刻预见性的佳作却寥若晨星。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智者,《隆中对》是古代政论文中不可多得的佳作。它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:

第一,预见性。关心未来是人们普遍的心理,尤其是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,发展前景如何?未来命运如何?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,所以,汉末三国时,人们尤喜爱预测未来。官渡之战前,袁绍临出征前,他手下的谋臣沮授就把宗族之人召在一起,把自己的资财积蓄分给他们说:“夫势在则威无不加,势亡则不保一身,哀哉!”宗人不明白沮授为何如此伤感,有人就说:“曹公兵马不敌,君何惧焉!”沮授却说:“以曹充州之明略,又挟天子以为资,我虽克公孙(指公孙瓒),众实疲弊,而将骄主怠,军之破败,在此举也。”^[1]《魏书》卷6《袁绍传》裴注引《献帝传》沮授在袁强曹弱的情况下,却预见到了袁绍破败,比起他的宗人来,可谓有预见性。颍川人荀彧,在董卓之乱时辞官回乡,对家乡父老说:“颍川,四战之地也,天下有变,常为兵冲,宜亟去之,无久留。”而乡里人多恋家怀土,对荀彧的预见半信半疑。正巧,颍川人韩馥作了冀州刺史,急需人才,派人前来请荀彧。而家乡的族人由于怀土,也不相信荀彧的预见,许多人都没随荀彧走,错过了逃离灾祸的机会。后来,董卓派部将李傕等人出关东,“所过虏略,至颍川、陈留而还。乡人留者多见杀略。”^[1]《魏书》卷10《荀彧传》荀彧与那些未走的乡人相比,可谓有先见之明。毫无疑问,沮授、荀彧都是那个时代的智者,他们预见的准确证明了他们的眼光。但沮授所预见,是官渡之战袁绍的败局;荀彧所预见,是家乡要

遭兵乱的前途。比起诸葛亮对天下三分的预见，他们所说之事要小得多。从袁绍出兵到官渡失败，时间不到一年；从董卓进京到董卓身亡，也就三年多。而从诸葛亮《隆中对》的提出，到刘备建立蜀汉，天下三分定局，这中间经历了十多年。也就是说，沮授、荀彧所预见的是一、二年之内的事，而《隆中对》所预见的是十多年以后的事。在这十多年的时间中，天下大势的发展基本上按《隆中对》所预见的趋势进行。《隆中对》所预见之事之大，预见时间之长、预见结果之准，在当时的确找不出第二个。

第二，科学性。我们说《隆中对》的科学性，主要也是说它对天下大势预见的科学性。何谓科学？科学就是揭示事物的客观规律，就是认识事物的内在联系，也就是实事求是。衡量一个预见是否科学，主要有两个标准：一个是预见的结果要与事实发展的结果吻合，即人们通常说的“准”。另一个是提出预见的根据是反映客观事物规律的，是令人信服的。二者缺一不可，如果所预见的事物与事实发展结果不符，即使把预见的依据说得天花乱坠，也谈不上科学性。如果所预见结果虽准，但没有客观依据，或依据不令人信服，就难免有“瞎猫碰死耗子”之嫌。像这样不科学的预见在古籍记载中也很多。比如三国末期，曹魏大将邓艾受命征伐蜀汉。他梦见自己坐在山上，山上还有流水。梦醒之后便把此梦告诉殄虏护军爰邵。爰邵说：“按《易卦》，山上有水曰《蹇》。《蹇》繇曰：‘《蹇》利西南，不利东北。’孔子曰：‘《蹇》利西南，往有功也；不利东北，其道穷也。’往必克蜀，殆不还乎！”爰邵的预见是很准的，邓艾征蜀，一直打到成都，刘禅亲率众臣面缚舆榇诣军投降。邓艾果然建立灭蜀大功。但另一将领钟会密告邓艾图谋叛乱，结果魏帝下诏将邓艾逮捕，用囚车押回京城，在半路被杀死。但爰邵预见这个结果的根据是邓艾的一个梦和《周易》卦辞。爰邵的理论是：《周易》中《蹇》卦的卦形是，下面三爻是单卦艮，代表山，上面三爻是单卦坎，代表水。邓艾梦见山上有水，正合《蹇》卦。而《蹇》卦卦词是利在西南，往而有功，不利东北，其道穷也。邓艾征蜀，是往西南方向走，征蜀毕回军，是向东北方向走，所以爰邵预见邓艾征蜀是往而有功，归不生还。我们没有理由怀疑邓艾之死，因为历史记载得那样明明白白。但我们有理由怀疑爰邵的理论甚至这件事的本身。因为《周易》卦词、邓艾之梦与邓艾之死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，爰邵预见邓艾之死这件事，是不是人们根据邓艾之死附会的呢？

《隆中对》的预见也很“准”。诸葛亮预见天下将要分成三极，预见到刘备要成为三极之一，果然，刘备从一个兵只有几千，地没有一块的客居荆州之人发展起来了，先在赤壁与孙吴联手把曹操打败，使三分具有雏形。接着又据有荆州，向益州发展，最后建立蜀汉，使三分定局。这一切都是按照《隆中对》所预料的那样一步步变为现实的。《隆中对》预见的实现，当然和诸葛亮、刘备等人的努力有关，但更重要的是《隆中对》借以预见的依据符合客观规律。我们知道，个人的努力具有主观色彩，个人努力只有符合客观发展的规律才能取得预期的成功。《隆中对》预见天下三分，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：曹操、孙权是当时天下的两强，曹操拥数十万大军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占有天时；孙权立国三世，据江东之险，占有地利。二者一时谁也吃不掉谁。这是非常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。毫无疑问，曹操是当时天下的最强者，孙吴想灭掉他是不可能的。当时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是曹操，但统一天下决非一朝一夕可以蹴成，当曹操一点一点地将黄河流域基本统一，欲向南发展时，孙吴已经历三世而称强于江东了。史书上曾经记载这样一件事：

曹公出濡须，作油船，夜渡洲上。权以水军围取，得三千余人，其没溺者亦数千人。权数挑战，公坚守不出。权乃自来，乘轻船，从濡须口入公军。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，欲击之。公曰：“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也。”敕军中皆精严，弓弩不得妄发。权行五六里，回还作鼓吹。公见舟船器仗军伍整肃，喟然叹曰：“生子当如孙仲谋，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！”权为笺与曹公，说：“春水方生，公宜速去。”别纸言：“足下不死，孤不得安。”曹公与诸将曰：“孙权不欺孤。”乃撤军还。^[1]《吴书》卷2《吴主传》裴注引《吴历》

这件事发生在建安十八年（213年），已是《隆中对》提出后的第六年，孙、曹谁也吞并不了谁的形势依然如此。基于这样一个认识，诸葛亮进一步认为：两强对峙，也有他们一时无法顾及的地方，这就是荆、益二州。两强各占天时、地利，也有他们未占的条件，即人和。而刘备是“帝室之胄，信义著于四海，总揽英雄，思贤如渴”，恰恰占了人和。因此，刘备完全有可能成为与曹、孙鼎足而立的第三强。《隆中对》关于天下三分的预见是准确的，其预见所凭的依据，乃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中总结出来的，所以，《隆中对》的预

见性是有科学根据的。

第三,系统性。《隆中对》不是一般的策论文章,它是一个需要实践的、可操作的战略计划。建安十二年(207年),刘备见到诸葛亮后,劈头就提出一个严峻问题:“汉室倾颓,奸臣窃命,主上蒙尘。孤不度得量力,欲信大义于天下,而智术短浅,遂用猖蹶,至于今日。然志犹未已,君谓计将安出?”^[1]《蜀书》卷5《诸葛亮传》力量弱小、屡遭失败的刘备,怎样才能战胜实力雄厚、已握朝廷权柄的曹操?这的确是一个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回答的问题,更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的问题。这需要一个系统的、有步骤的战略计划。《隆中对》就是回答刘备这个问题的。

《隆中对》就是一个系统的、有步骤的战略计划。

总的看来,伸明大义、兴复汉室、实现统一是一个大系统,它包含三个子系统:如何对待曹操,如何对待孙吴、如何对待自己。《隆中对》的一切内容都是围绕这几个系统展开的。对待曹操,始终将他作为势不两立的敌人。《隆中对》的提出,一开始就是以反对“奸臣窃命”为前提的,这个“窃命”的“奸臣”,就是指的曹操。诸葛亮提出不可与曹操争锋,不是不反对他,而是说在自己力量没有达到一定程度时,不要与他硬拼,首先要壮大自己的力量。在《隆中对》的最后,诸葛亮说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、洛,让刘备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,目标还是指向曹操。对待孙吴则不可与之为敌,而是要把他作为共同反对曹操的盟友。在这三百多字的策论中,诸葛亮曾两次说到孙吴“可以为援而不可图”,“外结好孙权”,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。对待自己,就是要逐步壮大自己的力量,使其能与曹操抗衡。如何壮大自己的力量呢?先要据有荆州使自己有立足点,再进一步占领益州以使脚跟稳固。然后与荆、益地区的少数民族搞好关系,在统治区内实行开明的经济和政治政策,发展生产,使自己的势力强大起来。总之,《隆中对》是一个既有长远目标,又有近期任务;既有战略规划,又有实施步骤;既有内政外交,又有民族政策的全面系统计划。

第四,策略性。战略和策略是一对分不开的孪生兄弟。战略是目标,策略是实现目标的手段。《隆中对》这个整体战略计划中,处处体现着策略:“兴复汉室”是战略目标,也是号召天下,争取人心的政治策略。暂时不与曹操争锋,不与孙吴为敌,进攻目标指向荆、益州,体现着避实就虚的策略。外结好孙吴,建立孙刘联盟,体现着联弱抗强的策略。西和诸戎,南抚夷越,体现着稳定后方专力对敌的策略。内修政理,体现着自强自立以抗衡强曹的策略。跨有荆、益,则体现着钳形夹攻中原的策略。

第五,思想性。《隆中对》有一个熠熠生辉的思想,就是注重“人谋”,积极进取。刘备见到诸葛亮以前,事业上屡受挫折。他初失意于安喜县,又受挤于平原县,复失徐州于吕布,再败兵于曹操,落得个一事无成,寄人篱下。他见到诸葛亮后所说的那番话,既表示自己寻求成功的急切,又流露出几分对至今功业未成的无奈。然而诸葛亮却不这么看。他在《隆中对》一开始就以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为例子,说明“人谋”的重要性。在官渡之战前,曹操出身宦官,袁绍世代公卿;曹操将少粮缺,袁绍兵多粮足。但曹操最终能打败袁绍,以弱胜强,就是因为曹操多谋善断,捕捉战机,坚毅果敢,发挥“人谋”的作用。在《隆中对》中,诸葛亮分析了刘备可以发挥“人谋”作用的有利因素:第一是“帝室之胄”,汉室的后代兴复汉室名正言顺,号召力强。第二是“信义著于四海”,比起“宁我负人,毋人负我”^[1]《魏书》卷1《武帝纪》裴注引孙盛《杂记》的曹操,在人民群众中影响要好得多。第三是“思贤若渴”,这样就会延揽天下英才共成霸业。诸葛亮的这些分析,不仅对逆境中的刘备是个极大的鼓舞,也表现出诸葛亮注重“人谋”,谋求变弱为强,要从失败中崛起最终战胜强曹的积极进取精神。

以上五个特点表明,《隆中对》是表现诸葛亮见识、谋略、智慧、毅力、风范的不朽杰作。

二、《隆中对》的失误之处

俗话说:“智者千虑,必有一失”。尽管《隆中对》对天下大势作了周密的分析和科学的预见,但仍有其比较严重的缺陷,这就是“跨有荆、益”的计划。

自从建安十九年(214年)刘备占领成都,实现了“跨有荆、益”的战略计划后,这个局面始终处于动荡不安之中。先是孙吴索要荆州,接着发生了孙吴出兵荆州南三郡之事,刘备、孙权剑拔弩张,一触即发。虽然刘备作出重大让步,使荆州危机暂时缓解,但到建安二十四年(219年),荆州便落到孙吴之手。蜀汉“跨有荆、益”的局面,仅仅维持了五年便宣告破产。正如三分天下的实现证明《隆中对》思想中所包含的科学

性一样,“跨有荆、益”的失败也说明了《隆中对》计划中所存在的不合理因素。

“跨有荆、益”不合理因素在什么地方?

从地理形势上看,荆州和益州的联系远不如荆州和扬州那样紧密。益州处于长江上游,荆州处于长江中游,扬州处于长江下游,表面上看,长江像条玉带,连起了益、荆、扬三颗明珠。但实际上,益州是处在在中国地势的第二阶梯上,荆州、扬州则同处在第三阶梯上。益州四塞险固,山峦屏障,它的西面是邛崃山、大雪山,南面有大娄山、乌蒙山,北面横亘着秦岭、大巴山,东面耸立着巫山。四面的山犹如高耸入云的围墙,把四川盆地环抱起来,在古代交通不便时隔断了它与外界的联系。而荆州与扬州同处在长江中下游平原之上,两地之间没有天然屏障相隔,一条长江,把两州天然地联在一起。

《隋书·地理志》说,荆州的“风俗物产,颇同扬州”。这说明,由于荆州与扬州之间地理关系的密切,从而形成了经济和文化的紧密联系。对两个地区经济文化联系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,交通是重要因素之一。在荆州与益州之间,交通极为不便。巫山山脉从北至南,横亘于两州之间。长江横切巫山从西向东穿过,成为贯穿益州、荆州的交通孔道。在这崇山峻岭之间,长江所过之处,两岸崖壁峭立,如斧砍刀削,形成“自非停午夜分,不见曦月”^{[2]卷34《江水二》}的大峡谷。这个大峡谷,从益州东部重镇永安,到荆州西部重镇西陵,长达二百多里,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三峡。三峡江面极窄,水流湍急,险滩栉比,从荆州到益州,逆流而上,有“下水(即顺流)五日,上水(即逆流)百日”之说。此外还有崖壁崩塌。据史书记载,东汉和帝永元十三年(101年),巫峡山崩,“当崩之日,水逆流百余里,涌起数十丈”,^{[2]卷34《江水二》}造成名为“新崩滩”的险地。此处滩石遍布,“或圆如筭,或方似屋”,给航行带来极大困难。尤其是瞿塘峡西口的滟滪滩,横锁江心,“夏水涨没数十丈,其状如马,舟人不敢进”,^{[2]卷34《江水二》引李膺《益州记》}足使航行者望而却步。

从荆州到扬州,交通状况则大大改观,江面宽阔,水流平缓,两岸是坦荡的平原。在夏口,有个港湾曰“黄军浦”,据说是东吴将军黄盖停泊水军而得名,在东晋南朝时,又是商船汇集的地方。^{[2]卷35《江水三》}孙吴大将吕蒙偷袭荆州时,把兵船改作商船模样,竟能得逞,骗过关羽的荆州守军,可见当时在荆、扬之间商船往来也畅行无阻。

荆州到益州,交通困难,荆州人把逆水而上视为畏途,而益州由于气候适宜,土地肥沃,资源丰饶,经济自给性强。在古代,由于险恶的交通状况的阻隔,使益州和荆州的经济文化交流受到一定的影响。

从荆州到扬州,交通便利,没有自然险阻,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加强,基本上联成一个经济文化区域。

益州、荆州、扬州三个地区的关系如此,就使《隆中对》“跨有荆、益”的计划建筑在一个十分脆弱的基础上。如果孙吴对荆州没有要求,蜀汉的跨有荆、益局面尚可勉强维持,一旦孙吴图谋荆州,局面马上就会改观。

问题是,从孙吴的根本利益看,它不可能对荆州放弃要求。翻开地图我们就可以看到,荆州的绝大部分版图都在今天湖北、湖南两省境内。荆州的州治江陵,就在今湖北沙市西北的长江边上。而孙吴的首都建邺,即今天的江苏南京,也在长江之滨,地处荆州下游。天时、地利、人和是古代军事家欲求制胜的三大因素,其中地利的因素不可忽视。对于孙权来说,处在上游的刘备既是盟友,也是一柄不知什么时候就劈下来的上方宝剑。没有荆州,孙权西部虽有门户,但钥匙却不在自己手里,孙吴没有安全感。

孙权所占的江东地区,只有江浙一带还算富庶,其它地方在当时尚未开发,经济十分落后。而当时的荆州,土地肥沃,土民殷富,有了它,就可以使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,从经济角度讲,孙吴也需要得到荆州。

孙吴所在的江东地区,北有强大的曹魏,就实力对比而言,向北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只有向西发展,占领荆州,才有可能全据长江天险,北拒曹魏。

荆州关系到孙吴的强弱;荆州关系到孙吴的安危;荆州关系到孙吴的存亡。荆州对下游南京的重要,东晋人何充有一段话说得非常精彩。他说:“荆楚国之西门,户口百万,北带强胡,西邻劲蜀,经略险阻,周旋万里。得贤则中原可定,势弱则社稷同忧,所谓陆抗存则吴存,抗亡则吴亡者,岂可以白面年少猥当此任哉!”^{[3]卷77《何充传》}何充这里虽论述的是东晋政权与荆州的关系,但同是江南偏安政权,故也适用于孙吴政

权。荆州对孙吴如此重要,所以,争夺荆州是吴国政略和战略的基本方针。早在建安五年(200 年)十月,比《隆中对》还早七年的时候,鲁肃便向孙权进献“鼎足江东”之策。他说,“汉室不可复兴,曹操不可猝除”,唯有“剿除黄祖,进伐刘表,竟长江所及,据而有之,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。”建安十三年(208 年),鲁肃又对孙权说:“夫荆楚与国邻接,水流顺北,外带江、汉,内阻山陵,有金城之固,沃野万里,土民殷富,若据而有之,此帝王之资也。”^[1]《吴书》卷9《鲁肃传》同年,大将甘宁也向孙权说:“南荆之地,山陵形便,江川流通,诚是国之西势也。宁已观刘表,虑既不远,儿子又劣,非能承业传基者也。至尊当早规之,不可后操(指曹操)。图之之计,宜先取黄祖,……一破祖军,鼓行而西,西据楚关,大势弥广,即可渐规巴、蜀。”^[1]《吴书》卷10《甘宁传》赤壁之战后,周瑜曾向孙权密献计说:“今曹操新折衄,方忧在腹心,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。乞与奋威(指奋威将军孙瑜)俱进取蜀,得蜀而并张鲁,因留奋威固守其地,好与马超结援。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,北方可图也。”^[1]《吴书》卷9《周瑜传》吕蒙接任鲁肃之职后,也主张夺取荆州,“全据长江”,派一支兵驻江陵,一支兵驻白帝,他自己进据襄阳,以争中原。^[1]《吴书》卷9《吕蒙传》直至孙吴后期,名将陆逊及其儿子陆抗,仍然坚持争夺荆州的战略方针。凤凰三年(274 年),陆抗临卒前上疏说:“臣父逊昔在西垂陈言,以为西陵国之西门,虽云易守,亦复易失!若有不守,非但失一郡,则荆州非吴有也。如其有虞,当倾国争之。”^[1]《吴书》卷13《陆逊附子抗传》从上述一系列言论中可知,孙吴军政最高层主要决策人物及有眼光的战略家,如周瑜、鲁肃、甘宁、吕蒙、陆逊、陆抗等人都把荆州看作是吴国生存与发展的命脉。荆州与扬州紧密的联系,既是孙吴立国江东的必争之地,又是孙吴争荆州取胜的有利条件,也是孙吴争夺荆州的根本动力。正因为荆州与扬州联系紧密,所以孙吴把它视为自己的西面门户,视为关系到自己强弱、安危、存亡所系的命脉。

荆州对孙吴政权如此要,而《隆中对》又把统一大业的成功建立在“跨有荆、益”的基础上,这就决定了刘备集团与孙权集团之间迟早要进行一场“拔河比赛”,而荆州就是这根绳子的中点。刘备集团对荆、益二州的占领,并不是这场比赛的终结,而是双方已经各自握住了绳端,只等开始的哨音了。比赛虽未开始,孙吴已占据了低下的有利地势,只要一用力气,就会使中点迅速拉向自己一方。正因为荆州对吴国如此重要,所以孙吴决不会放弃这扬“拔河比赛”。

“跨有荆、益”虽然一开始就存着先天的缺陷,但是,我们不能以此就指责《隆中对》。因为诸葛亮是人,不是神。任何规划难免有其不周全和疏漏之处,《隆中对》也不例外。《隆中对》刚一提出时,孙、刘在荆州问题上的矛盾并没有发生,“跨有荆、益”的先天缺陷只是一种隐性存在,显然这是不足为怪的。然而随着刘备对益州的占领,孙、刘之间在荆州问题上不可调和的矛盾也一天天暴露出来,明显起来。孙吴的主要决策者们一次又一次地论说荆州的重要,孙吴采取各种形式一次又一次地表达对荆州的欲望,而刘备、诸葛亮却对此置若罔闻。特别是有了关羽丧败的惨痛教训后,刘备、诸葛亮仍然没有及时采取修正原来战略方针的措施,还要继续错下去,把蜀军主力再次投向荆州战场,这就是严重的战略决策失误了。

是什么原因使刘备、诸葛亮一错再错呢?

首先,是《隆中对》的光辉掩盖了自身的缺陷,就好像太阳本身有黑子,但因为其光芒四射,人们很难用肉眼看见一样。我们说过,《隆中对》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策论文章,它的预见性、科学性、系统性、策略性、思想性无不闪着耀眼的光芒。刘备失掉荆州以前,十多年的历史都是按着《隆中对》所预见的方向发展着,刘备占荆州、联孙吴、取益州、夺汉中、跨荆益,一切皆如《隆中对》所料。这不免给刘备、诸葛亮等人一个错觉,他们不相信《隆中对》的策略有什么不妥之处,从来没有打算要对它进行修改。

其次,是《隆中对》的提出根本目的是为了扫除国贼,兴复汉室。这个窃命国贼就是曹操,《隆中对》所指向的斗争目标也是曹操。三分天下建立霸业是为了对抗曹操,联合孙吴是为了对抗曹操,跨有荆、益也是为了夹击曹操。因此,诸葛亮在考虑荆州问题时,主要是从蜀、魏斗争的角度出发的。当时,刘备集团内部在对待荆州问题上还有另一派意见,这就是庞统、法正、赵云等人主张的“蚕食雍、凉”,占领关中,出潼关以争天下。这些人的意见,显然是借鉴了历史的经验,走的是秦、汉统一天下的老路。诸葛亮也熟读史书,他何尝不知道秦出关中平定六国、汉出关中打败项羽的历史?然而,现在的情况,既不同于秦,也不同于汉。秦国在未出关中之前,所面临的对手是六国。六国总体力量当然要比秦国强大,但很可惜,六国间

各有各的打算,各有各的利益,始终形不成一致的力量。比如说公元前287年,在苏秦的活动下,东方的韩、赵、魏、燕、齐五国联合起来,共同伐秦。这五国联合表面上气势汹汹,实际上是各怀鬼胎。苏秦主张“合纵”,是为了燕国的利益,借合纵把齐国拉入伐秦行列,以防止齐攻燕。而齐国参加合纵伐秦是为了吞并宋国,因为当时秦是宋的保护者。由于合纵五国各有各的打算,所以进至荥阳、成皋间便驻足不前,无功而散。再比如公元前316年,燕国内部发生动乱,齐国却乘乱对燕国用兵,攻进燕国首都,几乎将燕灭掉。后来,燕昭王即位,经过将近30年的发奋图强,于公元前284年派大将乐毅率兵伐齐,攻破齐国首都,占领七十余城。参加乐毅伐齐之战的,还有韩、赵、魏等国。这说明,东方六国互有矛盾、互相攻击,实为一盘散沙。秦国在这种情况下,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,得以胜利出兵关中,将六国各个击破。刘邦在未出关中之前,所面临的对手是项羽。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,又在全国范围内分封十八个诸侯王,貌似强大,其实内部也是矛盾重重。在分封中,项羽厚封亲信,对非亲信者,或改大为小,或远封边地,或不予分封。所以,分封刚刚完毕,未得封王的田荣首先在齐地起兵造反。未得封王的彭越很快也成了田荣部下的将军。不久,陈余又联合田荣,赶走项羽所封的常山王张耳,另立赵王歇。赵王歇又立陈余为代王。燕王臧荼又攻杀燕王韩广,并吞并了其属地。项羽分封的格局很快被打乱了。在关中,项羽所封雍王章邯、塞王司马欣、翟王董翳,任务是监视汉中王刘邦。这三个人原为秦将,欺骗其众投降项羽,结果使二十多万秦军降卒被坑杀,唯此三人得脱,又被封王关中,“秦父兄怨此三人,痛入骨髓。”^[4]卷92《淮阴侯列传》在这种情况下,刘邦才能出陈仓一战而定三秦,占有关中。出关中后,东方诸侯又纷纷降顺,很快使项羽变成孤家寡人。

刘备、诸葛亮所面临的形势则大不相同。他们的对手,不是各顾其利的山东六国,也不是对所封之地心怀不满的各诸侯王,而是强大的、统一北方的曹操。这个对手,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,军事上拥兵数十万,经济上据有开发得最早的关系数州,可以说是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上最具优势的强国。对于这样一个强大对手,仅用关中一路取胜是十分困难的,因而诸葛亮认为从关中、荆州两路夹击取胜的把握要大些。仅从蜀、魏斗争角度看,诸葛亮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是高明的,但两路夹击中原所牵扯的不仅仅是蜀、魏双方。要两路夹击,必须占有荆州,而占有荆州必然会与孙吴的立国方针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。只要是蜀汉据有荆州,联合孙吴就是一句空话。而联合孙吴恰恰又是《隆中对》整个政略方针中不可分割的外交策略。这样,在《隆中对》整个系统中,政略方针和战略部署之间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。忽略孙吴对荆州的占有要求,不能不说这是《隆中对》的一个失误。

(本文关于《隆中对》失误的主要观点是朱大渭先生的,笔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发挥和引申)

参考文献:

- [1] 陈寿.三国志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2.
- [2] 郦道元.水经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0.
- [3] 房玄龄.晋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4.
- [4] 司马迁.史记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
Achievement and Error in *Longzhong Strategies*

LIANG Man - cang

(Institute of History Studies,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, Beijing 100732, China)

Abstract: *Longzhong Strategies* exactly analyzes the situation of the whole, anticipates that the whole country would be trisected in the future and put forwards the means to realize the trisections and a long-range task of “resuming Han dynasty”. All these are successful strategies, but “occupying Jing and Yi” is the biggest error among the strategies.

Key words: Three Kingdoms; Zhuge Liang; *Longzhong Strategies*

(责任编辑:陈道斌)